

■别样情怀

## 小城秋色缓缓归

■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

下班骑车走在路上，忽闻一缕幽香，“是桂花开了！”我在心里默念，带着惊喜与激动。这是都市生活最动人之处，匆匆赶路的都市人，都应该在此刻停下来，搜寻香迹。我日日从这条路上走，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，当然知道不远处有两棵高大的桂花树，只是不知道桂花竟然开得这么早。在疏朗的枝条间，我只在树顶一处向阳的枝条上发现了桂花，开得也很稀疏，“大都一点宫黄，人间直恁芬芳。”幽香正源于此。当我细嗅时，那香却隐去了，真是“着意闻时不肯香，香在无心处”。

我重又骑上车，缓缓而行。午后已远，暮色尚早，广大的蔚蓝的天空，把世界都罩在其中。片片白云悠悠然然，总让我想起幼时母亲摊在院中晾晒的晒好的棉花，而秋天的棉田里，每一粒棉桃里流淌出的都是一朵秋云。“如果天上的云可以落下来，变成棉花和棉花糖，那么这世界就不会再有饥寒交迫。”这曾是幼时我的愿望，在大年初一陪奶奶烧香时郑重地许过愿，还写在作文中被老师用红笔圈点过。望着云的时候，我在找我的童年，我的牛羊，我的马匹，我不知何时弄丢的梦。

“陌上花开缓缓归。”初秋时节，亦可缓缓归矣。这正是最好的时节，秋高气爽的天气。清晨太阳升起，只见那光线是橘色的，是流动的，却又是静止的；是平和的，却又不失热烈。午后最盛时候，甚至带点奔放，但已经没有盛夏午后的燥热和逼人，时不时吹来一阵秋天的风，温暖中有丝丝凉气，便全然有人间四月天的情境了，简直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了。银杏在变黄，枫叶在变红，栾树黄红参半，如果站在高空俯视，连接城市的道路，是层林尽染之象吧！菊花打了苞，凤仙花结了种子，紫薇翻着彤云，喝汤花依旧开着，如火如荼，灿若繁星。

薄暮未昏，是试探性的夜色。白云染了夕阳的霞色，路灯渐次亮起，在一盏灯下坐着一个老人，双



扇面 秋香

理勤 功作

■小说天地

## 青纱帐里

■特约撰稿人 宋自强

初秋的太阳还是很凶的。下午两点多钟，一丝风都没有，颍河湾里一泓碧水静得出奇，水面上不见一痕波纹，各种鱼儿虾儿都怕热似的深蛰水底无影无踪；鸟儿也没有，只有蜻蜓立在树荫下的荷叶儿上，睡了似的一动不动。河两岸是密不透风、无边无垠的青纱帐，玉米已有一人多高，腰间的棒子刚吐出一绺绸缎般光滑的嫩黄缨子；长长的绿叶儿，有的已被烈日炙烤得打了卷儿。天空瓦蓝瓦蓝，天边好像有一抹儿云影，其实那是团团热浪在摇曳的燃烧。这时，如果能隐约听见玉米从深处传来的淙淙水声，谁都会非常好奇，如果再听到有人在玉米地里说话或嬉戏，一定会大吃一惊。

“全有儿哥，干脆我躺那儿你们堵吧。”是麦穗。只见他光着屁股，站在没了腿肚儿的泥水里，望着水垄沟上那个激流淙淙的大口子跃跃欲试。

仔细看，还有三个人在奋力挖土，一锹一锹地挖到垄沟上跑水的地方。其中两个十二三岁的野小子也同样光着屁股，脸蛋儿上全是泥巴，他们和麦穗一般大小；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光着脊梁，套着大裤衩，泥水贴在了屁股上，他应该就是全有儿哥了。四个人似乎很紧张，实际上嘻嘻哈哈，像是在游戏一般，一点儿没有干活儿的模样。

他们还真是在劳动。这阵子太阳毒，雨水少，秋庄稼已早得打了蔫儿，振民叔派他们四人一组给生产队浇玉米。玉米地里又闷又热，三个小把戏一嘀咕儿就个个觉得憋光，虽说被玉米叶子划着有些疼，

但是站在泥水里，过一会儿再往身上撩点水，凉得倒也舒服。只有全有儿哥的大裤衩不肯脱下，但也早已被三个小把戏给撩得精湿。

水是从机井里抽上来的。一条长长的水垄沟穿行在玉米地中的“鲫鱼背”上，从机井处开始，挖开一个口子浇三五垄玉米，然后挖土堵上，再挖开一个口子浇三五垄，就这样依次往下浇。在麦穗他们之前，已有好几班人来浇过了，到了他们当班的时候，已经离机井老远，差不多快要浇完了。过水的垄沟越来越长，跑水的次数也越来越多。

就是因为先前的开口处堵得不牢，被冲开了一个一米多宽的口子，放上一锹泥土，眨眼间就被冲跑了，四个人忙活了好一阵子，也没有把跑水的口子给堵上。

眼看口子越冲越大，四个人竟毫无办法。麦穗有些急了，就急急喊道：“全有儿哥，我躺到那儿把水挡住，你们往那儿挖土，肯定行！”

“这个主意不错——你是想洗凉水澡呢吧？”

“快！快点吧！”麦穗往那儿一躺，刚好把口子挡住。

三个人七手八脚，一会儿，跑水的口子就被堵扎实了。麦穗爬起来，一边撩水冲着满身的泥巴，一边惬意地吆喝“凉快”。另外三个人有的往他手上糊泥巴，有的帮他撩水，一时间闹得不亦乐乎……

玉米地浇完的时候，太阳刚刚落山。四个人收了家伙，扯着嗓门儿喊：“我这走过了一洼那个又一洼呀，洼洼地里好庄稼……”悠悠来到颍河岸边，一猛子钻进了澄碧的河水中，激起一阵阵兴奋的浪花。

■编者按

儿时，老师代表一种威严，崇敬情感溢满心头；少年时，老师代表一种包容，叛逆心思悄然转变；成年后，老师代表一种理解，由衷感念师恩如海。

教师节到了，编者从众多来稿中择优选登一组或书写者心声，或难忘师恩的稿件，向所有为人师者致敬，祝你们节日快乐！

## 长大后我也成了你

■特约撰稿人 李玲

张先生是我的初三语文老师兼班主任，对我影响很大。高中毕业那年，一向成绩不错的我不知道报考什么专业。我去见了当时已退休在家的先生，说明来意后，先生示意我坐下，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

那是某一年的冬天，天气异常寒冷，头一场雪还没融化，下一场雪再次落下。那天晚上吃罢晚饭，北风怒号，鹅毛大雪打在脸上如同刀割，村巷里连狗儿都不敢狂吠。在这样的夜晚，一般人是不出门的。教五个班语文课的梁老师忙了一天，想到班里的一个孩子因病已经两天没来学校了，他毫不犹豫地冲出了家门。来到那个孩子家，把孩子落下两天的功课全部补充，又辅导着孩子把作业写完、认真批改完，才微笑着消失在茫茫雪夜……

第二天，一向勤快的梁老师没有来上课，班上的孩子慌了，学校的同事慌了，几个村的村民都在寻找梁老师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没有消息；两个小时

■特约撰稿人 郑颖勇

“老师，拉你进我们同学群吧！”这是91级学生建的“我的初中时代”同学群。

和同学们交流时，往事又再现眼前。多年前在乡下教书的日子，是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时光。

1990年，我大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农村中学教书。带着青春和梦想，我成了一名教师，教两个年级八个班的历史课。那三年的时光，匆匆过去。

微信里“一拍即合”发了句“老师好”，我一看他空间的照片，就认出了是车子龙。我教过的学生多，有的学生叫不出名字，但车子龙给我印象最深。那年，为了开辟第二课堂，我对学生说有机会去许昌历史博物馆参观，观看文峰塔，去西湖公园玩。同学们听了，一下子高兴起来，有人连续几天追问啥时候带他们去许昌玩。

我对学生说：“学生自己组织，如果谁愿意去，自愿报名。时间定于本周日。”学生热情高涨，就像燃起的烈火，越烧越旺。班干部已经组织好了，周日一天，交通费每人交3元，一位学生家长刚好开公交车，跑临颖到许昌的客运，包车计划也做好了。

周日这天，我们在预定地点集合，30多人乘车到了许昌历史博物馆，同学们兴致勃勃地在各个展厅里观看展出的文物。

到了西湖公园，我们租了四条船，让男生先玩，女生在公园里转。湖里的鱼很多，不时有鱼浮出水面。车子龙和高二勇竟然从水里抓到两条鱼，每条有四五斤，他们高兴得不得了，拿住急忙跑上岸。一个摆地摊的妇女指着他们说：“你们怎么捞鱼了，人家看见要罚款的，快点拿过来。”那女的看到活蹦乱跳的鱼，赶紧用一件衣服包起来，递给旁边一男的，他骑上车子带着鱼就跑了。鱼，被讹走了。

一次讲完课后，我让学生看书，我走下讲台，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，好随时解答。

走到张颖涛身边时，他问我：“老师，你害怕蛇

■浮生

在我的学生时代，遇到过不同的老师，他们或严厉，或可亲；或平和，或耐心，他们是我成长路上的明灯，教我知识，授我道理。我对他们充满感激。但人的感情有着不可理喻的一面，每当看到有关老师的话题，我脑海中首当其冲的仍是方老师——我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。

她齐耳短发，性格温和，朴素大方。开学不久，她就熟悉了班上每个人的名字。她说话声音不紧不慢，脸上总是带着可亲的微笑，很少批评同学，班里最顽皮的男孩子也不怕她。

三年级时，因父母工作变动，我离开了小镇转到了县城上学，愉快的小学生涯在我的心里画上了句号。我想念小镇的学校和同学，还有熟悉的老师。

前几年申请qq时填写个人资料，看到设置密码的提示问题：你小学的主任是谁？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作为密码的验证问题。当我在键盘上敲下方老师的名字时，我知道，我开启的是一段记忆之旅，是一段和她有关的感情记忆。

如今想来，方老师应该早已退休，她家孩子也已人到中年了。我们走到大街上恐怕也是“相逢应不识”的境遇。但在我记忆深处，一直保存着那张朴素大方的面容，还有她叫我名字的温柔声音。

我初中的英语老师是一个姓程的年轻姑娘，苗条挺拔，脸色微黑，头发总是在脑后扎成一束，青春洋溢。她教我们时也就二十来岁，对于我们这群

时过去了，仍然没有消息……一周后，雪融化了，村民们发现梁老师倒在路旁小菜园的井里，这个小菜园就在两个小村中间。梁老师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他的青春永远停留在了26岁……

村头的孤寡老人郑大爷，梁老师经常帮他提水，老人家强忍悲痛，拿出自己的送老衣服给梁老师穿上；补课孩子的母亲，固执地拿出自己唯一的嫁妆——床没舍得用过的新被子，轻轻地盖在梁老师身上；同事李老师，拿着毛巾一遍遍擦拭梁老师的脸；围着的大人和孩子失声痛哭，老校长强忍悲恸说：“梁老师累了，让他好好休息吧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他已经泣不成声了。梁老师要回老家了，全村的父老乡亲送了一程又一程，村里的青壮年劳力八个人一班抬着梁老师，谁都不肯被中途换下，就这样把梁老师送到四十多里外的家乡。

张先生哽咽着讲完，问我：“你知道那个补课的孩子是谁吗？就是我，那年我才九岁，十年后我也成了老师。”

我起身的时候，告诉先生：“我知道怎么办了。”三年后，我也成了一名教师。

张先生一生扎根乡村，从教四十多载，可谓桃李芬芳。他鼓励后学，勤俭持家，睦邻乡里，一心向善。正如先生自己所说：“社会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，只能零售，不能批发……”先生用自己的德馨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

先生村里有一位村民，是远近有名的贫困户。先生时常接济他，逢年过节置办食物，也会多备出一份送他过节。但他总是改不掉懒惰，加之不善劳作、孩子多，所以总是贫困。有一次竟偷了张先生种的葱和茼蒿拿到集市上卖。一位村民把这事告诉了先生，并大骂此人忘恩负义。先生示意那人不要再传播，然后拿钱去集市上买回了自己种的葱和茼蒿，并到没人的地方和颜悦色地安慰他道：“以后有困难，尽管开口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我会尽力相助。”然后又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讲了陈寔“无梁殿”的故事。那人后来再也没有干过类似的事，人也勤奋了许多，并通过劳动脱贫致富。他常对儿孙说：“张先生可是个大好人呀，没有他就没有我们一家人的今天……”

几十年来，受先生接济过的乡亲、垫付过学费的贫家子弟数不胜数，先生用自己的高尚情操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

前段时间，我在街上遇到了一位曾为监理工程师的学生，他对我说：“李老师，我走遍大江南北，吃遍山珍海味，可我觉得最好吃的，还是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我们十几个孩子回不了家，您给我们做的西红柿鸡蛋面……”

吗？”

我随口说：“不怕。”谁知，他竟从衣兜里掏出了一条蛇，蛇头还在来回扭动。

“你怎么拿这东西来上学呀？”我又气又紧张。引起了全班同学的惊奇和观看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就会引起大乱。

他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没事，咬不住人。我在南边的窑场里捉的。”说着，他还把蛇缠到自己手脖子上。课后，我让他把蛇放了，我知道，他是因为不怕我，才敢把蛇拿到课堂上，当着我的面玩一下，让我知道他的勇敢。学生时代，老师无意中的一句话、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，都会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毕业的学生一届又一届，如今有好多我已不认得了，但有时偶尔有人叫我一声老师，看周围人投以惊奇的眼光时，我会感到满足和幸福；有时，听到一些同学取得了成就，我心中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。



篆刻 育才

作者 刘桂云

## 美好的学生时代

刚进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，她的角色不像一名老师，更像一个姐姐。

我们班女生都喜欢她，视她为偶像，如果那时候有“女神”这个称谓，她一定当之无愧。每次上课我们都如醉如痴地盯着她看，她灵敏的手指将头发的小动作、清脆婉柔的发音都让我们铭记不已。

至今记得，一次上英语课，我同桌以她为模特在纸上画速写，她时而紧盯着老师看，时而低头在纸上奋笔疾书，大概同桌异常的举动让老师有所察觉，她微微红了脸，责备似的看了我们几眼。我和同桌像共同守着一个秘密似的互相看了几眼，心照不宣地低头微笑。

青春期的男生桀骜不驯，有的会在课堂上故意捣蛋或跟她作对，现在看来，这大概也是一种变相博得关注的方法。她教几个班的英语，有时候改卷子时间紧，需要找班里的同学帮忙改卷子，同学们都能被她抽到帮忙为荣。

她教英语很有方法，初学单词记不住拼写，她让我们几个人一组，每个人拿一个字母。她每念一个单词，就让拿着相应字母的同学在讲台上组合出这个词。我们在游戏中化解了对英语的畏惧。

感谢我学生时代的两位女神，她们让我感受到温柔和暖，在我心中激发了对爱和美的追求。时隔多年，我完全想象不出她们现在的样子，但没关系，她们带给我的美好时光，将一直在我的回忆里盛放。

■心灵感悟

## 下一个绿灯更幸福

■长弓

下一个绿灯更幸福。两个多月前，这个念头在我脑海里冒出后，就再也挥之不去。我相信这个念头会成为我的习惯，也会成为我性格的一部分。

由于工作调动，我从县城来到市区，生活环境、工作节奏也跟着发生了较大变化。在县城，单位离家比较近，红绿灯少，也没那么多车，步行过红绿灯的机会不多，就没有过多关注红绿灯的事情。到市区工作后，因为住得离单位比较远，开车比乘公交车快不了多少，上下班乘公交车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。

去站牌赶公交车需要过路口，于是就有了许多步行过红绿灯的机会。赶到路口，绿灯还有十几秒或显示屏还有两三格时，我就快步赶过去，有的大路口刚走到半道就会亮起黄灯，有一次，我竟与绿灯通行的车辆擦肩而过，至今还心有余悸。回家向爱人说起这事时，她批评我说：“你有啥急事？安全第一。”想想也是，就虚心接受了批评，没火烧眉毛的急事，也没非我不可的大事，等下一个绿灯过去多好。

此后一段时间，遇到同样的情况时，我就有意识地等下一个绿灯，停下来看世间百态，顺带也瞄几眼风景，从容便不期而至，幸福感油然而生。静下心来，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？步履匆匆地行走，灵魂跟不上脚步，处心积虑地苛求，烦恼不请自来。你看那路口因抢绿闯红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？你看那追名逐利又演绎了多少悲欢离合？

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，等下一个绿灯，更幸福。

■人在旅途

## 上海之上

■特约撰稿人 邢俊霞

来上海时间久了，游览了632米的上海之巅——上海中心119层高楼，又觉得都市像肆意拔节的竹子，日日不见其长，但一凝神，又发现有高楼兀立，大有刺破天空之势。

环走119层室内四周，可通过玻璃幕墙俯视360度上海的城市风貌，品评鳞次栉比的知名建筑，领略无限的自然美景。

室内，窗明几净，地板一尘不染。智能机有序地靠在墙边，扫码即可拉近与外面的距离，这里是小朋友的最爱。幕墙之外，目之所及，茂盛的树丛与灰砖红砖屋顶的楼群互为衬托，绿色不显得单调，红色不显得张扬，和谐得一如秋天的颜色。

立于幕墙之侧。楼下，道路四通八达，汽车像小孩手中的玩具，在车流中缓缓蠕动；行人小如蚂蚁，似行走着的黑点；黄浦江中航行的船舶十分钟前目视在此处，十分钟后虽行至彼处，但彼此之间相距不过数十米。

那么，如果是晚上呢？灯火阑珊之下，星空离此处更近，是否可以窥见月中嫦娥之长袖善舞？桂花吐蕊之摇曳流芳？

上海那些隐匿在弄堂深处的静谧，那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都大有来头，虽不言不语，安静地蛰伏在那里，但都见证过曾经风云变幻的时代。我去过常德路195号常德公寓的爱张玲故居，茂名北路120弄的毛泽东故居，武康路113号的巴金故居，泰康路210弄的田子坊，无一不在诉说着曾经的往事。

眼前的场景如果不是在632米的高空，很难发现，那里如同太极图中的黑白双色，很分明。林立的高楼包围之中，似有拆迁时的瓦砾，红红的散落一片，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，很刺目。当知道这些“瓦砾”是民房旧居时，我还是努力地把脸贴在玻璃幕墙上确认。真的是。这颠覆了我对上海大都市繁华的想象，摩天大楼的后面怎么会有如此低矮的房子？不过，随之我又暗自苦笑。同为都市，上海的“新”虽然比不上洛阳、西安的“老”那般沧桑，但有人说浦江恒流，上海恒新。它的现代化进程日新月异，成为世界城市中耀眼的明珠则是实至名归。而繁华之中，这些民房旧居作为历史性的存在，它是停止生长的，即使多年以后被人誉为拔高。它自带历史的烙印默默地偏隅城市的一角，看着幽深的弄堂里来来往往穿梭不停的行人，或许都是生活在此处熟悉的老邻居，又或许是租住在此处的“海漂”们，他们像风中舞动的树叶，很少停下脚步，但偶尔也会交头接耳，传情达意。

不过，在我看来，这里的一切早已淹没桑田。民房旧居可能是之前的模样，但里面住着的人早已不是当初鲜衣怒马的少年。没有人可以拉住时间的脚步，就像时光从未停止过，上海的发展也会继续。也许，时隔经年，再见这个地方，它沧桑的古意在不知不觉中渐行渐远，早已妆容精致，旧貌换新颜了。

可是，有多少人在意这些呢？都市人的生活节奏本来就快，况且上海又是一个年轻人施展才华的地方。我特意去过早高峰时段地铁站，年轻的上班族疾速奔跑，随熙熙攘攘的人流挤上地铁，甚至慌乱咽下最后一口早点。他们目不斜视，专注如一，似乎过去的一切荣辱成败在这时尚之都变得毫不相干，他们迫切想在这个繁华的一线城市，找到一席之地，拥有属于自己的最终归宿。

木心说：从前的日子过得慢。车，马，邮件都慢。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可是，谁又能停下匆匆的脚步，回到木心所说的从前呢？他们为生活，为事业，为那颗不甘平庸的心，奔波在一场又一场人生的旅途中。

这透着沧桑的一脉古意，是多少人千寻不变的梦幻，那未经装饰的素衣外表，已然顿住了时光。上海之上，古意被渐渐摩登迤逦的现代所替代，虽然这可能是他们最终的结局，但是在替代之前，仍然安静地蛰伏在某处破旧的砖块里，深深根植于这块肥沃的土地，一声不吭，托起这个城市美好的未来。